歌者的跫音

馬文英

書　名：流浪者之歌
著　者：（德）赫塞著，蘇念秋譯
出版者：水牛出版社
定　價：三十五元

很久前，一個人向我抱怨赫塞筆下的悉達多：「一個不屬於紅塵的人，未免過於逃避現世的責任。」當時，我僅憑直覺回答他：「那個悉達多有權利對自己負責，我們不要把個人的價值建築在他的勞動力上，雖然這有損於物質文明的進步，且不合個人低於團體的邏輯，但是我們已用過多奴隸狀的快樂麻醉自己了，我們甚至故意地封殺那種追尋的自由意志。」

直到我眞正看了「流浪者之歌」，我才瞭解從前那種冠冕堂皇的話語後，是一種抗逆的意念而已，並沒有很深的疑惑，也沒有明澈的肯定，而悉達多，他的一生可以說就是疑惑、追尋、肯定三部曲，那種疑惑極爲深邃，以婆羅門兒子的身份，懷疑神祇的永恒性，塵世間的愛是不滅的嗎？一切顯現出的快樂是眞實不受限的快樂嗎？向神祇獻祭祈福，以齋戒沐浴來滌罪，所有的行爲只顯出外界的支配力量，一種情願被麻醉的假象，悉達多自然要不滿，

他已經覺得「自我」才是泉源，「人必需在自我的『我』中找到泉源，人必須保有這泉源，此外，一切都是虛假——迂迴錯誤。」但是周遭的人，甚至他睿智的父親也不能指示他尋找「自我」的路徑，他只在經典裏瞧出一些端倪：「你的靈魂就是整個世界。」、「婆羅門之名實在就是沙提亞，誰瞭解它，誰就一定能每天進到天堂。」然而最重要的當屬「奧」對他的影響：「奧」是弓，箭是靈魂，婆羅門是箭的目標，射手大膽對之瞄準。」奧涵蓋所有完美的意念，個人的靈魂以完美的形式達到婆羅門至高的境界。悉達多選擇了沙瑪納作爲「奧」的階梯，沙瑪納具有一種特質：「慾念之靜止，與世無情，殘酷的克己。」站在這樣高超的立場，或許能較紛擾紅塵更易觸摸到「奧」的靈機，於是悉達多走出父親的影子，蔑視人世所有的關係、活動、情愛，把「感覺、快樂和美而起的幻象抹去」，然而悉達多在沙瑪納中的生活，只意味着征服「我」，無論如何遺棄、折磨「我」，「我」依然回到悉達多的軀殼裏，他不再有悉達多生命本質裏的痛苦，但悉達多成爲張三後，仍有張三的「我」，「征服」意味二者對立，然而「我」是存於我心、我身的，無法分離爲二，所以悉達多不能在沙瑪納中獲得所追尋者，他轉向高塔瑪，高塔瑪已超然於「我」之上，但是悉達多要以自己的路徑以至目標，否則只能像歌文達一樣，成爲別人的影子，所以他離開了高塔瑪。從悉達多的一生觀，至此劃一段落，之前是欲求「超我」時期，而後是瞭解「本我」階段。

悉達多原先千方百計逃避「本我」的直觀和以感覺觸世，他甚至以苦修、禁慾來毀滅「本我」，但是問題發生在於他不瞭解「本我」時就意圖摧毀之，所以他回到人世中：「從我自己學習，做我自己的學生。」首先他割斷了記憶的臍帶，沒有任何身份與地位，體驗新生我的生命，他走入現世的低層，那以前他全然不知的另一非，向妓女學習愛情，如何尋歡作樂，處理錢財，成爲一個被蛀蝕的有錢人，他一步步地朝向他曾厭惡的生活方式，他變得貪

婪自私，藉着賭博來逃避對於自己墮落的知覺。在這一階段，甘瑪拉那隻會歌唱的鳥具有莫大的象徵性：

一、鳥被飼養在籠子裏，有如悉達多被拘絆在人世裏一樣，且鳥本身珍奇，啼聲美妙，正如悉達多稟賦優異，出身良好。

二、在悉達多的夢裏，鳥死了，被悉達多無意義的拋開，影射悉達多如果再沈緬於無價值的、機械性的生活方式中，他的結局亦將如此，一切都成爲徒然，生命亦虛無地浪費掉了。

三、甘瑪拉以爲她握有此鳥，正如擁有悉達多，但悉達多不屬於任何人的。最後悉達多走了，甘瑪拉釋放了鳥兒，從此深掩門扉，可見在甘瑪拉心中，亦把鳥和悉達多連繫在一起。

以自己親身浸淫在塵世的吃喝玩樂中，受種種罪惡腐蝕後所得到的新生，他與「自我」的爭鬪，在一開始處於下風，因爲「超我」總凌駕他之上，直到「本我」顯現的面目，使他覺得自己可憎，原有高貴、機靈的悉達多死了，他才能得到解脫，但最大的解脫還不在此，他瞭解了「愛」的眞義，走向自然，也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，他的「自我」還存在，但已不是他的唯一了，而是由無數的片段匯成一整體——奧——我們看到他與歌文達的一席話：「這石頭是一塊石頭；它也是動物，神和佛。……我之所以愛它正因爲它是一塊石頭……如果它們是幻象，那麼我也是幻象，因此它們永遠和我是屬有同一種本質。」

悉達多最後的悟徹是非凡的，他掙脫了時間的拘限，過去與未來其實都混於現在。他認爲我們都是罪人，但都隱藏着佛性，這和基督教有個很大的差別，基督教亦認爲人皆有罪，所以要向上帝贖罪，而悉達多的意識裏，罪人將會成爲涅槃。此外他否定教義，因爲教義只

徒然造成語言文字上的牴觸，應視爲重要的是宣教者的行爲與生活。

在悉達多的一生中，對他有啓廸性的有：沙瑪納，使他的靈魂無垢，接着是如來佛，給他一種追尋的形象，而後是甘瑪拉，教他種種罪惡，令他的心靈沉到最深淵的痛苦，最後是擺渡者，引渡他返璞歸眞。

與悉達多相反的是歌文達，他一直扮演跟隨者的角色，一直是個影子，可以說他極爲安份守己，像大衆認可的好人一樣，服從他眞理的表面，從來不深究，可以說他有慈悲心，也有慧根，但是定力不够，但作者並沒有詆毀他，因爲芸芸衆生中，歌文達這樣的二等人物亦是不可多得。

像這樣的哲理，很多人都能分析、瞭解，就如一些人「嘔吐」、「荒謬」得十分琅琅上口，但是沒有經過層層的瀝煉，我們仍然只如歌文達吧？

對於悉達多是如來佛嗎？有很多的紛爭，書中作者令悉達多與如來佛都出現了，因此有人認爲二人非同一人，但有人依據二者所追尋、所達到的境界，甚至歷程亦極爲相似而認爲悉達多是如來佛，我們自然不能用「白馬非馬」來詮釋，但我寧願相信，作者的用意是在如來佛之外，塑造一個悉達多，雖然他們都達到同樣至高無上的境界，但是悉達多本人就曾自如來佛手中要回了他自己，如果硬是附會二者爲一人，恐怕悉達多亦不同意。

我讀「流浪者之歌」，不免也放入自己的心路歷程，若說我寫的全是悉達多亦不盡然，因透過我思、我筆，悉達多不免加了一層色彩，幸好這寫書評的人，平日思潮偶爾如悉達多，只是淺薄了很多。

寫完了書評，讓我最高興的莫過於向悉達多要回了自己。